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
第十七回 切切悲啼傷心思往事 悠悠逝水無計弔芳魂

且說蜂兒句句詞意逼勒素娘，秋月不由的心中動怒，說：「蜂姐姐，等我合你去見夫人，奶奶這裡連命都顧不過來了，就教費先生寫寫也使的。再者公子是二奶奶親自養的，難道千歲還疑是二奶奶害的不成？」蜂兒說：「可是呢，夫人皆因怕千歲錯疑了別人，才叫二奶奶親寫回書哇。」秋月說：「這不都是我的錯！每夜我起來幾次，偏那一夜我睡死了，致有此禍。回書只管照此寫去，等千歲回來，我情願領個死罪，斷不累及別人。我合你去見夫人。」蜂兒把眼一丟，說：「好妹子，咱姐兒們流賊的永昌錢，不知算個什麼新樣兒的吉哈。」素娘一聲喝斷：「賊婢們少要門口，休得放肆！若再胡言，一定重責不恕！蜂兒過去，回稟夫人，書中只管把不是摺在我一人身上，原是我自不小心，並非夫人誤事，等千歲回來，我自然認罪領死！」蜂兒聽畢，不敢再言，只得答應一聲是。轉身回至前邊去。秋月說：「好個膽大的小娘！自從那日失公子，我見他分外長精神。狐假虎威來欺主，賣俏抓乖慣咬群。」素娘擺手說：「且住，讓我歇歇定定心。」秋月聞言不言語，不多一回到黃昏。蘭房秉燭交更鼓，娘兒倆，默默無言暗斷魂。黎素娘面對銀坐，想後思前痛碎心。自歎：「生來多命苦，父母膝前身受貧。奔到京中叔父死，虧了義伯老周仁。因遵父命入高府，為報王爺葬母恩。如魚似水成佳偶，又逢賢惠那夫人。相愛相憐如姐妹。知疼著熱似娘親。一旦千金貴體歸黃土。閃的我，無著無落少精神。苦勸老爺將弦續，還指望似月重圓花再新。誰知娶了庸才女，恰好似寒冰移向火爐焚。也只好終日強顏陪木偶，再不想平生天大禍來臨。孩兒去向真奇怪，莫不是高門該斷這條根？細想那日求來卦，神言豈肯有虛文。曾說是骨肉重逢一月內，今日是廿八天了還是杳無音。再過兩天絕了望，我還有何心世上存。蜂兒方才那些話，分明是夫人要把我的錯來尋。與其等著受凌辱，何不早早見閻君。」素娘想至這地步，淚似珍珠望下淋。秋月看著心不忍，慢擦眼淚啟朱唇。

走至素娘面前，說：「天已交了一更，我勸奶奶也該安歇，養養身體。這些時水米不進，只是啼哭，萬一焦勞病了，找回公子來的時候，叫誰撫養他？」素娘長歎了一聲說：「癡丫頭，你還指望找回來麼？我想再也是不能的了。」秋月說：「今早鄭昆又派了五六十人往百里之外尋找去了。奶奶為何只說不能？」素娘說：「前月十八日鄭昆求得卦來，曾有一月之內骨肉重逢之言，彼時見了心中到寬綽了許多。秉著心腸盼至如今，已是九月十六了，算來已是廿八日了，也不見動靜，只剩了兩天工夫，難道就找著不成？」秋月說：「就是剩了一天，保管有喜信。」素娘說：「何以見得？」秋月說：「我想公子必是個有大福的，斷不致不明不白的泯沒了他。若不是個大器，滿月如何驚動呂祖下降，與他分開了十指，又印上『永保遐齡，遇難成祥』的朱字？有這一番的奇遇，豈是無福無壽之人？二夫人想想嗎！」

素娘被他提醒，說：「好丫頭，解的明白，倒叫你提起我一個念頭來了：趁此夜間，你可隨我到園中呂仙祠中叩拜哀求一番，呂祖大發慈悲，保佑我母子重逢，也未見得。」秋月說：「這是正理。當初是向他老求了來的，如今有了難，還是求他老搭救。我點燈籠去，咱娘兒倆就走。」素娘說：「門都鎖著，如何是好？」秋月說：「把箱櫃上的鑰匙都拿著，開開試試。」素娘點頭，慢慢起身，才要下地，只覺眼一黑，幾乎跌倒。秋月連忙扶起，復又坐下，口內氣息奄奄，說道：「只怕走不去了。」秋月說：「人無根本，水食為命。奶奶這些時茶飯少進，日夜啼哭，精神虛損，自然沒有氣力。我勸奶奶吃點東西，也接接元神，不然若跌在那裡，如何是好？」素娘說：「我是嚙不下去。」秋月取了一盤茶點，放在素娘面前，說：「奶奶強吃些罷。」素娘只得勉強吃了幾口，飲了一盞香茶，定了一定，說：「這回兒的心剛剛不大跳了，咱們走罷！」

秋月答應不怠慢，連忙點上絳紗燈。主僕二人離繡戶，開放園門往裡行。但見一天夜色涼如水，滿園寂靜悄無聲。殘荷敗柳黃花瘦，玉階露冷墜梧桐。惟有淵明花色好，紫白紅黃對月明。黎素娘慢步蒼苔穿曲徑，對景傷心百感增。不多時來至呂祖祠堂內，焚香頂禮秉虔誠。懇懇切切深深拜，哭訴心中萬種情。千言萬語苦哀告，只求保佑子相逢。秋月後邊也拜禱，忠心只為主人公。二人祝告時多會，忽聽譙樓起二更。主僕只得回房轉，黎素娘渾身無力喘不停。秋月扶持安寢下，神思短少眼朦朧。斜扶繡枕身乏倦，一陣迷離入夢中。只覺著己身還在祠堂內，哀憐叩拜在埃塵。只見那呂仙坐上說了話，口中嗟歎兩三聲。高叫：「侍香休悲痛，因果分明莫當輕。前生作下今生受，今世修來後世擎。須知善交無好運，否極才得泰來逢。梅能傲雪稱佳品，幾寒而後顯鬆青。報恩只有雄乳母，護庇臨凡東門星。」素娘說：「弟子叩懇無別望，惟求早見小兒童。」呂仙點頭說：「休急，除非死後再相逢。」素娘聽說魂離體，哎喲一聲把目睜。

一翻身坐將起來，心頭亂跳，虛汗珠。連叫：「呂祖，呂祖！痛死我弟子了！我今日可絕了望了！」

死後相逢這句話，明明是叫我歇心。嬌兒一定無了命，必是家遇歹人。我終朝癡心妄想重相見，今日個夢裡分明指教真。罷了罷了真罷了，命薄無福苦萬分。追想從前腸寸斷，叫幾聲仁德賢惠那夫人：只為求兒心中碎，日夜焚香拜上神。好容易得他兄弟倆，不亞如懷中美玉掌中珍。看待雙印十分重，比你的親生勝幾分。世間賢惠人雖有，不似你端正廉明那樣真。死後必然登仙籍，怎不來護佑你墳前拜孝棍。這而今忽遭異變你知否？怎忍的割斷生前萬種恩？夫人哪，英靈不遠等等妾，領領我，孤苦伶仃屈死魂。非是奴家尋短見，只因進退兩無門。一來無顏見千歲，斷了香煙罪更深；二來心內實難受，如何料理過光陰；三來夫人情性變，難免惡作辱奴身。總然老爺不見罪，這段牽連怎麼禁？不如一死千般淨，又省愁煩又省心。」這佳人，一怒橫心主意定，慢下牙床把手伸。取了條羅帕長三尺，躡足潛蹤奔繡門。玉腕高揚才要扣，忽聽得一陣悲傷入耳輪。

素娘住手細聽，原來是秋月夢中說睡話，一面啼哭，一面說：「好奶奶，不吃飯喝幾口湯罷！」素娘聞聽，一陣心酸，簌簌淚流面，暗暗贊歎道：「這丫頭到有點忠，情真意切，形諸夢寐，叫我如何捨得下他？如今一死，這孩子不但無人疼愛，只怕夫人要歸罪於他，如何是好？」想了一回，說：「有了，我何不如此這般，哄他逃命便了。」想畢，把秋月喚起來，故意的歡容滿面說：「丫頭，咱娘兒們可好了，純陽老祖果然靈麼，方才夢中指引我，說我三日內有大禍臨身，必須暫且離家躲避躲避，不但化凶成吉，管保我母子目下團圓見面，謹記，謹記。我說那裡去才好？呂祖說：『投奔江家，萬無一失。』我心中一喜，忽然醒來。細想你娘家姓江，莫非教往那裡去躲避躲避。聖仙之言，豈可不遵？趁此夜深，咱們就走，萬一應了仙言，會著印兒，豈不是萬千之幸？」秋月聞言，踴躍起來，念了聲阿彌陀佛，「既是呂祖指教，咱娘兒就走。」素娘說：「你去把那包碎銀子拿著，再包幾件衣箱，你娘家甚窄，咱們到那裡也好用度。」秋月答應，進室收拾去了。素娘便用針線把渾身衣服鞋腳縫了個結實，又寫了幾個字放在桌上。不多時，秋月收拾完了，包了一個包裹，提了也來。主僕二人，悄悄開門，穿過亭軒，從花園北門出來，四下一看。此時西南上一輪明月如畫，更深夜靜，悄無人聲。素娘低問道：「你可記得路徑麼？不要走錯了才好。」秋月聞言，

用手一指說：「夫人看，轉過這前面的山坡慢向東。順著那運糧河岸朝北走，不過二里有餘零。今年倒來了兩次，豈有心中記不清？」素娘聞聽不言語，跟著秋月往前行。手拚足抵強舉步，心灰意懶暗傷情。可憐他嬌弱體金閨豔，似這等徒步而行那慣經？只覺著夜氣侵人涼入骨，金風颯颯冷如冰。雙鬢蹙損弓鞋綻，四肢酸楚腿兒疼。香汗如珠濕綠鬢，嬌喘難離粉面紅。剛剛走了二里路，上了那運河堤交四更。只聽得秋月低聲說：「好了，那邊不遠是門庭。趁此無人咱快走，看看月落要天明。」素娘聞聽不言語，香軀緩緩坐埃塵。

秋月說：「我也歇歇兒。」遂坐素娘背後。坐了多時，只見那素娘一帶清波，點著頭不住的掉淚。秋月用手指著說：「奶奶看，那裡堆堆的就是太平莊了。從這小路兒下了河岸，再走一箭遠，就到了。天已交了五鼓，咱們走罷。看有人走動，不大方便。」素娘也不言語。秋月又催促了兩次，只見素娘猛然說道：「癡丫頭，那是我的去處呵？這話實對你說了罷，我是要死在這裡！我得的並非吉祥之夢，躲避逃災，等候雙印相逢俱是哄你之言。我夢見呂仙警教是真，說道：『你想母子重逢，除非死後。』因此我絕了念頭。強活了這多時，還指望找回來，今既得此不祥之夢，不死何為？有心不死家中，一則我這一把無用骸骨，不必埋在高家

土內；二則又恐連累於你，所以哄你出來，各逃性命。那包裹中幾件衣裙，散銀子有六七十兩，拿到你娘家，叫你父母與你擇個良善人家，以此碎銀為贈嫁之費，也是主僕一場。從此永別，各奔前程去罷，不要思念我了！」

素娘的話還未盡，把秋月嚇的棄了包袱，一咕嚕爬將起來，雙手一伸，把素娘衣裙緊緊拉住。

咕咚一聲面前跪，悲聲慘切帶嗚咽：「奶奶活活嚇死我，好性兒的親娘千萬別。凡事只往寬裡想，快把這個念頭歇。雖說兒女牽連重，怎就把恩愛夫妻情義撇。公子總然無下落，難道說，你老望後就不生咧？老爺有日回家轉，那時節花又重開子再結。何況此時還有望，我料著公子這命不輕絕。古來吉人有天相，將來一定衍瓜瓞。千歲奶奶都慈善，好事行了一大些。好人若還無好報，除非天上沒了玉皇爺！夫人素日多明聖，讀過詩云念子曰。凡百事兒見的透，稱得起閨中領袖女中杰。為何今日行拙志，半世的聰明變傻呆？你老回心再細想，奴婢的言詞貼不貼。奶奶不聽奴婢勸，我還尋甚麼娘來找甚爹。情願隨主一同死，好合你，陰曹作伴永不別。」丫鬟說著嚎啕哭，兩淚紛紛往下滴。黎素娘發怔無言抬頭看，但見天邊明月往西斜。

素娘見他雙手拉衣，哭哭啼啼，勸個不住，沉吟了一回，說：「罷，起來，你說的都是好話，我不死了，聽天由命，混去便了。天已漸明，咱們快些回家去罷！」秋月說：「這才是我的好奶奶呢！」說著站起身來，一手提著包裹，一手拉著素娘，回歸舊路。

走了幾步，冷不防素娘把秋月一推手，秋月叫聲哎喲，身子一歪，鬆開左手。這個空兒，素娘得便，

一縱香軀朝下跳，只聽撲通響一聲。秋月此時真嚇殺，大叫「親難把我顛。」直瞪著雙睛河內著，只見那，水勢滔滔猛又凶。見主母就淺就浮黑影影，霎時間波急浪湧去無蹤。這丫鬟望著河中雙腳跳，刀攪柔腸慟淚傾。哭了聲：「奶奶啣你可疼死了我，好性兒的媽呀你怎不得善終？好好的合家歡喜把中秋慶，忽然間半夜丟了小相公！傾的奶奶無了路，才有今朝這事情。細想全是我的錯，嘴讒的娼婦欠生疔。不灌黃湯睡死覺，也知個風聲影共蹤。可憐你一月以來瘦了半，寸斷肝腸血淚紅。雖是你著己連心勸幾句，無非那鄭昆梁氏還有個真情。上房的不言不語如木偶，是一個好好的先生。蜂兒丫頭詭計多端賊賤婢，昨日起樣兒大不同。奶奶呀，你自己橫心不顧命，至死還能把我疼。賞銀叫我回家去，我怎忍偷生自去走前程。為僕若不知忠義，牛馬心腸畜類同。」這丫鬟，滿腔怨氣雙眉皺，一怒橫心把包裹扔。大叫：「奶奶等等我，秋月如今陪你行！」舉步撩衣才要跳，只聽的一聲喊叫令人驚。